

2000年的 欧洲

〔英〕彼得·霍尔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的欧洲

〔英〕彼得·霍尔 编

刘觉侑 张 维 冯 平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Edited by Peter Hall

EUROPE 200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7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马可铮

封面设计： 孙 政

2000 年的欧洲

〔英〕彼得·霍尔 编

刘觉伟 张维 冯平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 31 号）

国防科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9 字数：230,000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1—12,500

统一书号：3003·1641 定价：0.96元

前 言

欧洲文化基金会谨向读者介绍 2000 年的欧洲规划的研究成果。本书不仅是综合归纳。要想把二十多本已经出版的研究成果的内容归纳成一本书，是很难办到的。确切地说，本书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于教育、工业、城市化和农业^① 方面的主要结论的注意——并表达综合委员会委员以及研究员们自己对于这些结论的看法。

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五年，来自十个不同国家的二百多位专家参加了这项由我的前任乔治·斯雷泽发起的研究工作。如果没有政府和私人组织的大力支持，这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基金会谨向所有对于 2000 年的欧洲规划的完成提供过协助的人们致以谢意，尤其要感谢研究机构的东道国荷兰。

全部捐赠总计 4,400,000 荷盾（在一九七六年末约值一百万英镑），此外，还加上基金会从自己的经费中抽出的 3,000,000 荷盾（七十五万英镑）。作为欧洲的一个私人基金会，一举筹资 7,400,000 荷盾（一百七十五万英镑），是一件颇为费力的事情。

最后，基金会还要感谢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四个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主任和研究人員以及负责撰写本总结报告的综合委员会主席和委员。

本书由 2000 年的欧洲规划综合委员会主席彼得·霍尔，在欧洲文化基金会编辑事务顾问雷吉·霍林戴尔的协助下编辑出版。彼得·霍尔撰写第一、四和十一章；第二章是以皮埃尔·皮加尼奥

^① 这四个方面一直是四个独立的“专题”的研究题目。——原注

尔、格雷厄姆·查普曼和乔治·肖夫林的文章为基础的，而由彼得·霍尔执笔写成；第三章主要出自格雷厄姆·查普曼的手笔，并采用了托尔斯登·哈格斯特兰德的文章；第五章是由彼得·霍尔根据托尔斯登·哈格斯特兰德、约瑟夫·克拉兹曼、费尔南多·冈萨雷斯·贝尔纳德斯、I·B·F·科尔莫斯和丹·哈里斯的文章撰写而成，并参考了早期的专题研究（詹森，一九七五年）；第六章是由弗里茨·林纳曼根据第三专题的材料撰写而成的；第七章是以乌尔里克·休尔的原稿作为基础的，并采用了格哈特·斯托勃、昂伯托·科隆博、贝蒂尔·琼森和皮埃尔·皮加尼奥尔的文章；第八章是由雷吉·霍林戴尔根据托尼·史密斯、保罗·巴克、玛丽安·弗兰肯豪泽提供的材料以及第一专题的研究报告撰写而成的；第九章大部分是由托尔斯登·哈格斯特兰德撰写的；第十章主要由格雷厄姆·查普曼撰写，并采用了皮埃尔·皮加尼奥尔的材料以及约翰·格雷顿的一篇文章。

在撰写本总结报告的过程中，曾受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给予雷丁大学一笔赠款的资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欧洲文化基金会秘书长

雷蒙·乔里斯

2000年的欧洲规划综合委员会委员

名 单

彼得·霍尔（主席）

英国，雷丁大学地理学教授、规划研究院院长、城市和地区研究系主任

保罗·巴克

伦敦，《新社会》杂志编辑

费尔南多·冈萨雷斯·贝尔纳德斯

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生态学教授

拉迪斯拉夫·塞里克

巴黎，2000年的欧洲规划第一专题（教育）研究主任

昂伯托·科隆博

米兰，教授，蒙蒂迪松研究所所长

雅克·杜兰德

巴黎，领土管理和地区行动代表团团长

托尔斯登·哈格斯特兰德

瑞典，隆德大学地理学教授

贝蒂尔·琼森

瑞典，哥德堡，沃尔沃汽车公司社团规划部主任

约瑟夫·克拉兹曼

法国，巴黎，国家农学研究所农学教授

I·B·F·科尔莫斯

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教授，第四专题（农业和环境的未来）
研究主任（一九七四——七五年）

何塞·拉蒙·拉苏埃恩

马德里，拉苏埃恩联合公司董事长，教授

弗里茨·林纳曼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海得尔堡，第三专题（城市化）系统规划研究主任

雷纳·麦肯森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柏林，柏林技术大学社会学教授

皮埃尔·皮加尼奥尔

巴黎，未来杂志社社长，教授

克雷格·辛克莱

法国，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学家

格哈特·斯托勃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海得尔堡，第二专题（人和工业）系统规划研究主任

研究负责人：格雷厄姆·查普曼，雷丁大学

编辑事务顾问：雷吉·霍林戴尔，伦敦

秘书：莫尼卡·惠勒，雷丁大学

撰稿人：玛丽安·弗兰肯豪泽（斯德哥尔摩）；约翰·格雷顿（伦敦）；乌尔里克·休尔（海得尔堡）；卡特林·莱德勒（西柏林）；乔治·肖夫林（伦敦）；托尼·史密斯（伦敦）

目 录

2000年的欧洲规划综合委员会委员名单

前言.....	1
第 一 章 对欧洲未来的新看法.....	1
第 二 章 国际关系的前景：处在变化了的世界之中的欧洲.....	11
第 三 章 未来欧洲的前景：变化中的欧洲的经济和社会.....	36
第 四 章 未来欧洲问题的展望.....	59
第 五 章 人民和土地：地区和乡村方面的问题.....	93
第 六 章 城市化：在欧洲建立符合人类需要的环境	116
第 七 章 欧洲工业的新任务	147
第 八 章 信息、教育与权力	173
第 九 章 年龄和性别：个人与家庭	193
第 十 章 阶级和不平等	228
第十一章 从理想到乌托邦：走向二〇〇〇年的可行方案	252

第 一 章

对欧洲未来的新看法

欧洲不知道自己的去向，但是却在快步往这个方向走着。而且，用瓦莱里的话来说，我们的大陆似乎正在倒退着走向未来。对未来的焦虑，对一种未知的事物的焦虑，是我们社会目前的危机的根源。但是，如果我们有勇气对焦虑的起因进行清醒的分析，并变焦虑为切实的行动倡议，那么焦虑就可以成为一种有创造性的力量。而行动也就是要去想将要发生的事情，切实地考虑未来。

欧洲文化基金会早在一九六九年就以上述这段话向全世界公布了 2000 年的欧洲规划这项研究计划。计划是雄心勃勃的，甚至是大胆的；这是一项由西欧各国六十名知名学者制订的进行各种互相联系的研究的计划，它将试图勘察直到本世纪末欧洲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全部概貌，其目的在于探索起因并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这项研究在各国和多学科的基础上进行；来自欧洲各国的研究人员在自己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各自进行工作，同时也组成集中的班子进行工作。这项工作由知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给予全面的科学指导，这些学者代表着范围广泛的有关学科和民族文化。而且由欧洲文化基金会执行委员会对全部工作进行管理和提供经费。基金会是一九五四年成立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私人机构；十八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知名人士参加了这个机构。

从一开始 2000 年的欧洲规划就被划分为四个主要的专题。每个专题的目的在于鼓励人们对到本世纪末为止欧洲和世界面临的某个主要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

(一)按照二十一世纪的需要教育人。教育生动地体现了这个捉摸不定的时代。人们怀疑教育的目的、内容、结构和方法，怀

疑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尤其是对城市中心的下层社会的作用。面对这样多的怀疑，是否有可能为二十一世纪公民的教育提出崭新的指导方针呢？

(二)人和明天的工业。工业也同样充满矛盾。工业的主要目的是否在于严格地为经济目标服务呢？是否应该用最经济的办法、以最高的效率去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呢？或者对于受雇于工业的工人来说，工业是否也必须起一种社会作用呢？工业对于消费者负有什么责任呢？是否需要采用相当新的所有制和管理结构来兼顾这些不同的目标呢？而且，经济危机是否将迫使欧洲的工业根本改变方向，转而以崭新的方式生产新的商品和提供新的服务呢？

(三)城市化：为在欧洲实现合乎人类需要的环境而进行规划。到处似乎都在出现大城市聚居地区，人们到处都在异口同声地批评一种没有灵魂、离心的人为环境。可能为人类城市发展提出什么样的原则呢？技术怎样才能有助或有碍于这种发展呢？是否存在必须满足的基本生理和心理需要呢？而且在多大程度上也存在着一种必须承认的生态要求呢？

(四)农业的未来和环境。在整个欧洲，一场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着农村的生活，并且正在促使人口流向城市。在二十世纪末的欧洲，农业将会起什么作用呢？农业是否将进一步实现生产合理化，以致成为由少数技术专家控制的工厂化农业生产，而欧洲的大片农村地区则沦为渺无人烟的荒野？或者——和工业的情况一样——欧洲的决策人是否应该很快认识到，农业还有其他的作用，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在危机的年头可以保证自给自足？欧洲的青年人对于欧洲农业的这些其他作用会有什么看法？

因此，应该进行几种有限的研究，只集中研究一些主要的问题领域。我们想知道，我们欧洲人对这些问题可以提出什么样的答案。我们是否一定要尾随在北美的后面亦步亦趋，始终保持着大约十到二十年的文化差距？或者我们是否能够认为，欧洲有独创的文化，能够为自己找到也许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榜样的人类文

明形式？

这是四个单独的题目，或称为专题。每个专题都由单独的小组负责，这些小组由研究人员组成，每个小组由一名专职的专题研究主任加以指导，并对科学指导委员会负责。这些委员会又对由专题委员会主席组成的中央科学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向基金会，以及更广泛地说，向整个欧洲负责，保证研究工作的协调和完整。最后，在 2000 年的欧洲规划的研究工作的最后两年，即：一九七四年七月到一九七六年三月之间，由一个更为广泛的综合委员会取代了中央委员会，专门负责草拟本总结报告。

现在，六年多的工作终于告成。本书是 2000 年的欧洲规划的总结报告。它是整个研究工作的精华，也是发起这次研究工作的人们在一开始就设想到的。

必须强调指出，读者在本书中看到的将不是一篇简单的文摘，或者四个专题的主要结论的摘要。要想看那些东西，要去找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七年发表的各专题单独的总结报告。（弗拉格尼埃，一九七六年，斯托勃，一九七七年，林纳曼，一九七七年，科尔莫斯，一九七七年）更确切地说，本书试图从各专题的总结报告中，并从在它之前的二十多份其他报告中，提炼出欧洲在二〇〇〇年将面临的最重要的带有普遍意义的题目。

这些题目必然都是一些存在问题的方面。我们并不憧憬什么人间乐土，在那里，什么麻烦都没有，人类生活在一片安宁和谐之中。我们倒是认为，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会存在一些人类的问题，包括：侵略和冲突；用稀少的资源来满足多种多样的需要；对自然灾害或社会问题一无所知等等。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现在看来似乎严重的问题，到了二〇〇〇年可能会消失或减轻，而另一些现在不明确或看不出来的问题到那时则可能成为主要的辩论题目。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想透过在我们的时代看来比较严重的暂时性问题，试图预测未来欧洲的非常不同的问题概貌。

《2000年的欧洲》是综合委员会委员们的集体创作，他们的姓名发表在本书的开头。他们积极撰写报告，并提供有关原始材料；他们邀请外面的专家撰写一系列特约文章，并加以阅读和讨论；在编写本书的十八个月期间，召开了一系列长时间的会议，他们在会上对本报告的文稿进行了反复推敲。四位专题研究主任，同时也是委员会的委员，起了特殊的作用，就他们的专题总结报告，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文稿和提要。从序言提到的有功人员名单中可以看到，多数报告的主要撰稿人包括一位或几位委员。负责把最后的文稿编辑成书出版的是，委员会主席彼得·霍尔和2000年的欧洲规划的编辑事务顾问雷吉·霍林戴尔。

也许用不着强调，在一部这样的著作中，没有一个综合委员会的委员可以说他是完全同意书中的每一句话的。在我们的整个讨论过程中，有过许多保留或分歧。但是所有委员都同意，本书最后定稿的这个文本应该作为对我们的思想和论点的公正记录予以出版。

我们的基本看法

2000年的欧洲这个题目在两个方面可能容易引起人们误解。因为这个题目可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它是关于预测的，是一般称为未来学的书。实际上，就未来学和预测这两个词的狭义用法而言，两者都不是。就广义用法也就是我们集体创作时的用法而言，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和两者都有关。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混乱现象，我们最好在一开始就提出一些简要的定义。

我们没有在正统的意义上谈论预测，因为这种谈论已经够多的了。英国的中央统计局、法国的国家统计经济研究所、德国^①的联邦统计局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应机构，正在协同努力在经

① 本书凡提到德国系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DDR系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原注

济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进行庞大的预测工作。预测的范围包括：人口；劳动力；生产进程和生产率；人们在娱乐、旅行以及各种消费品上面所花费的钱。人们可以很容易得出对一九九〇年人口或二〇〇五年私人汽车数目的估计。和这种预测活动去进行竞争是毫无意义的。

这是蠢而又蠢的事情，因为预测常常证实是错误的，有时简直谬之千里。有时似乎还不如通过观察星象和茶叶来进行占卜。但是尽管如此，对于预测的错误进行过的系统分析毕竟是太少了。如果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就可以看到明确的教训。首先，多数所谓预测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预测，而是以最近的发展趋势为基础，就统计数字进行机械推算。（人口预测就是声名狼藉的事例。）这些预测不是透过发展趋势去追本溯源，其原因不难理解，因为要追本溯源太困难了。举人口为例，有关因素就很多，包括：人工流产和避孕药丸、妇女解放、劳动力中妇女人数的增加、在经济问题上的观点、社会上互相仿效的作用以及对待儿童的态度等，还有十几种，就不一一列举了。其次，有几种预测（尤其是关于经济问题的预测）存在着一种倾向，那就是：把对于未来的预测和提倡实现某种前景混为一谈；因此，尤其在像英国这样的低效能的国家中，这种预测永远是过于乐观的。另一方面，关于人口的预测则可能是时而过于乐观，时而又过于悲观，取决于这种预测所盲目依据的短期发展趋势。

似乎存在着解决这些困境的各种办法。一种是不再自欺欺人地去进行预测，而集中精力进行适应短期需要的规划。这种由运筹学家提出的看法会受到人们的反对，因为为了某些原因我们还不能没有预测——哪怕只是为了有助于充分展示在“为捉摸不定的未来进行规划”方面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第二种处理办法是提高根据正规统计进行预测的质量，尤其是把典型不再视为准确无误的预兆，而是视为有助于理解一场渐进过程中的复杂的内在关系的手段。这和我们在这里所采取的处理办法是一致的，但并不

就是我们的处理办法。第三种可能，是采用一大批进行长期预测的技术，从形态分析和通过对相互影响的分析去研究有关发展趋势，到凭藉灵感的德尔菲方法和撰写前景。其中有些是对一定数量的事物进行分析的方法，对于分析在捉摸不定情况下各种可变因素之间的关系是极有价值的。但是，它们不能提出有经验作为根据的理由——除过去的发展趋势外——说明某一事态比另一事态更有可能实现。而这一点恰恰成为要求进行一种比较有判断作用的分析的理由，这种分析后来被普遍认为是一门新的科学（或假科学），即：未来学。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性质，如果说有什么性质的话。无论如何，这是2000年的欧洲的出发点。但是，在这项研究正在进行期间——七十年代的前五年——可以令人难堪地和清楚地看到，未来学和预测一样，其预报经常是错误的。它变得和六十年代那些乏味的预测一样，那些预测几乎没有例外地指出，将不断获得量的增长，可延续几十年之久，使贫困现象不复存在，人们会有更多空闲时间直至每周十小时工作成为标准制度，将出现物质享受上的乌托邦，每个欧洲家庭将拥有两辆汽车和一台计算机。作为一门必须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新科学来说，犯这种错误本来是可以原谅的。问题在于这种错误有坚持下去的倾向。我们认为，原因在于，未来学和预测工作一样，对于数量的价值有一种过于天真的信赖。

在七十年代初，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是，重新强调建设性的未来学。这种流派首先确定希望实现怎样的未来，然后提出可能实现这种未来的办法。关于建设性未来学，在2000年的欧洲规划研究工作内部进行过和其他地方一样激烈的辩论——例如，黑克的文章（黑克，一九七三年）。但是，建设性未来学有一个最主要的缺点，它认为未来是一张白纸，而过去是一本合上了的书。它忘记了历史，从而没有能够估计出，在一段历史进程中可能出现多少新鲜事物。它为了试图找到带有普遍意义的科学规

律，却试图强使社会科学（和社会现象）接受自然科学规律的约束。

我们对未来的看法： 历史循环论和撰写前景

由于考虑到过去的经验，我们在这项研究工作中一开始就强调指出，未来是历史的继续。我们并不声称是在预言或预见未来，也不声称可以左右未来。（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三章中进一步讨论。）更确切地说，我们想尽我们所能去发现未来；在欧洲公众中进行一场互相教育，以便通过辩论中的辩证法对问题了解得更透彻些。我们希望以这种办法来推动人们对于未来的各种可能性进一步展开研究。我们试图约束自己的想象力，并作为一群社会科学家来看待这个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开始撰写未来欧洲历史的前景。

在第三章里，我们将进而讨论这种看法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及其实际的解决办法。但是，在这样做之前，我们需要把欧洲摆在未来世界的格局之中。因此，在下一章中，我们开始回顾不久之前的世界，并进而提出未来国际关系的各种可能的前景。

许多研究未来的别的组织都使用过撰写前景的办法。但是不同的未来主义者使用这种方法的方式是很不相同的，从一开始就应注意这些不同之处，这是很重要的（见表 1-1）。探索性前景和预期性前景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探索性前景是从目前情况出发，试图以逻辑推理的方式，从目前发展趋势去推论未来，并变换参数以演绎出不同的形式；预期性前景是从对于未来的一种现实的而又是合乎心愿的想象出发，提出一些有待实现的目标。按照法国未来学家使用这个词的含义来看（法国，领土管理和地区行动代表团，一九七五年），只有预期性前景才能真正够得上是“前景”，但是探索性前景可以用来确定可行的限度。

表 1-1 四种类型的前景

前景的类型	前景的目的	前景的假设	使用的方法
探索性前景	一、倾向性前景 二、格周性前景 三、标准性前景	假设“主要趋势”是永久的和占主导地位的 假设“主要趋势”是永久的和占主导地位的 假设我们一开始就能够判定各种可能实现的目标	研究这些趋势在未来的延续以及延续的原理 提出关于这些趋势的演变的非常不同(极端)的假设 对这些有待实现的目标进行并综合把这种未来的形象和现在联系起来
预期性前景	四、对照性前景 设法判定未来的一种可能性的空间和范围界限 设法提出关于未来的一种既是可能的又是“合乎心愿”的形象 确定一种把未来和现在联系起来的方法 提出一种处在可能范围的边缘的“合乎心愿”的未来	假设我们一开始就能判定各种可能实现的目标并和希望实现的目标联系起来	对有待实现的目标进行综合并把这种未来的形象和现在联系起来

资料来源：法国：领土管理和地区行动代表团（一九七五年）。